



YT239/03



竹

黄叶村遗作
黄友圣 摄



双 情 图

黄叶村遗作

黄友圣 摄



1	2	3
		4
6		5

- 1 还我河山
- 2 纪念抗战五十周年
- 3 团结御侮
- 4 中华民族不可侮
- 5 碧血常流天地间
- 6 振兴中华

叶长庆篆刻



目 录

王稼祥传略	吴仰生 何荣铨	(1)
日寇军宪特在芜湖的罪行	俞正东	(64)
芜湖沦陷后的汉奸政权组织概况	俞正东	(69)
日伪在芜湖文化统治概述	刘伯璜	(78)
近代日本驻芜领事馆	金一	(83)
新四军皖南教导总队生活纪实	江化新	(88)
中国驻印军战车营在缅北与日军作战经过	戴勉业	(96)
我在抗战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郑忠	(104)
私立云辉小学与自安和尚	后文洙	(108)
芜湖人民自发抗日斗争事迹三则	张罗	(110)
芜湖大汉奸任凤昌罪行录	汪业新	(113)
凤宣楼“慰安所”始末	汪业新	(118)
日本随军妓女的血泪	朱鼎元	(122)
芜湖海关百年略记	张华 齐金辉	(129)
漫谈胡适夫人江冬秀	汪菊农	(153)
名医李少白传	张平	(157)
外科圣手徐少鳌小传	张平	(160)
画家黄叶村传	王君宜	(165)
黄叶村论画	冯怀远记录	(188)
朱绣封略记	朱鼎元	(208)
宦海一勺	俞道五	(217)

- 芜湖学生反曹贿选风潮 葛立云 (226)
砸盆子 马养性 (234)
安徽省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及其创办人 陈国胜 (238)
芜湖女中往事漫记 李子双 (241)
新生的起点 班志洲 (246)
话说镜湖 许知为 (288)
“荆山寒壁”沧桑 胡绍儒 (295)
芜湖风土记(之一) 濙之琦 (299)
文史资料与身体健康 王丙申 (317)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 (318)

王稼祥传略

吴仰生 何荣铨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王稼祥铜像揭幕典礼在安徽省芜湖市王稼祥纪念园隆重举行。中顾委副主任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受中央委托，专程来芜参加揭幕典礼。

王稼祥的铜像座落在芜湖市第十一中学内的狮子山顶。像高一点一米，宽零点九米，其座基高二点一米，四周松柏挺拔，鲜花锦簇。铜像右侧是王稼祥生平事迹陈列室，丰富的资料向人们展示了王稼祥同志不平凡的一生。

一、一个胸怀大志的中国少年

王稼祥，一九〇六年八月十五日生于安徽泾县西乡厚岸村一个小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父亲王承祖在南陵弋江镇先后入股经营过当铺和油坊，长期在彼谋生。母亲心地善良，为人实在，常常尽力帮济穷人；母亲对稼祥管教甚严，儿子亦不负母训，自小爱人，有礼貌，讲文明，从不跟人吵嘴打架。母亲文墨甚好，爱读《三国志》、《水浒》一类书籍，常常灯下教子，使聪明过人的王稼祥从小养成爱看书的习惯。

稼祥七岁时，就读于本村柳溪小学（现为厚岸小学），小学的前身是东台书院，倚山傍水，环境幽静，且师资很强，学风

良好，从高年级起即开设英语课，每周达六节之多，由安庆圣保罗教会学校毕业的查文梅任教。王稼祥各科成绩优异，英语尤为突出，考试常得第一。山区夏夜多蚊，他常在东厢房挑灯夜读。王稼祥一生好学即始于此，在其后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学习和思考似乎成了他生活的第一需要和最大愉快。从五十年代起，他就住在中南海，那儿的文化生活很活跃，怀仁堂、西楼、春藕斋、紫光阁和小礼堂等处常有电影和舞会，但他除了偶然看看电影外就是埋头读书。毛泽东同志曾感叹地说：“稼祥这个人哪，不喜好玩，不爱出风头，工作做了不少，很能思考问题。”

稼祥少年时长得头大、额阔，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忏和尚”绰号。他并不介意，往往报之一笑，最注意的是自己的所做所为，于是“忏和尚”便成了伙伴们心目中的雅号了。稼祥家在当地可谓殷富，他却爱穿粗布衣服。他尤好整洁，衣裳乃至书籍、文具从不留污点，深受长辈和同学敬重。村上有一个大他十岁的青年查谦，学业精进，留学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父亲常以此教育儿子，稼祥回答说：“大丈夫誓当如斯，我辈未必就超乎查谦之上！”

一九一九年，他小学毕业后又在本村读了两年私塾，攻读古文，很多国学精萃皆能背诵，为他的语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稼祥十六岁时（一九二二年）离开家乡就读于南陵县乐育学校（现南陵县城关一小）。这是一所由圣公会办的教会初中，学校除了开设算术、自然、中国地理和英语等一般课程外，还有宗教课。课本有不少是英文版，教师教这类课文用英语讲授和提问，稼祥的英语口语能力因此逐步提高，在班上成绩突出。他的父亲一心望子成龙，但又怕时局不稳，儿子卷进

学潮闹事，便让他就读自家店铺附近的教会学校，以便管束住稼祥。岂知乐育学校在稼祥入学的第二年就发生了学潮，学生一怒之下烧了教堂。

乐育学校的所在地南陵离芜湖不足二百里。党的一批早期党员张秋人、高语罕、沈泽民、薛卓汉等人，都曾在芜湖传播过革命思想。一九二二年一月，芜湖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不久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青年学生中进行了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播下了革命种子。一九二一年初，恽代英同志身背小包，脚穿草鞋，分别在赭山五中和芜湖二农作了题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的演说，号召学生“到社会上去，到民间去。”在他的号召下，师生们自动上街检查和焚烧日货，在全市范围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群众运动。其后，芜湖各校纷纷创办各种夜校，帮助工人、店员及其子弟学习文化，灌输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道理。

芜湖学生运动和乐育学校教堂的被烧，点燃了王稼祥心头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之火。他拒绝基督教的入教洗礼，想到芜湖上学，接受新思潮的熏陶。一九二四年，他以优秀成绩免试升入芜湖圣雅各教会中学高中部。

他进校没几天就给小学同学好友王柳华写信：“……故乡已别，学校复现，那高高的西式楼房，还是巍巍地屹立在狮子山巅。我想我们到学校来，也无非是想得点知识，求点真理。若说为饭碗，而离开这亲爱的家乡，那恐怕不值得吧？”

他目睹国势日危，关切民族独立，犹如雄狮在狮子山巅呐喊：要做“二十世纪的新青年”，“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

二、二十世纪的新青年

创办于一九一〇年的芜湖圣雅各中学，在王稼祥入学时有四至六个班级，每班六十人左右，共有学生二、三百人，中外教员各占一半，校长、牧师都是美国人。学费很贵，每人每年收一百元。但穷苦子弟不仅可以申请减免，而且还供膳食，此外，学习成绩优良者，毕业后还由学校保送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但条件是必须信教！

十八岁的王稼祥各科成绩突出，宁愿交纳每年一百元的学费而拒绝入教，因为他有自己的理想。

芜湖长街有一家科学图书社，专门出售进步书刊，王稼祥常常利用有限的课余时间出入其店，购买进步书刊，珍藏于枕套，躲避校方的查禁，秘密阅读。

不少穷苦学生为了读书违心地信教，但对稼祥很佩服。不过当他们看到稼祥曾通宵达旦地读完了瞿秋白的文章《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时，有些同学便觉得这类理论书没味道，对他的举止很不理解，稼祥说：“怎么没味道？看了叫人明理开窍，不就是味道！”

自学了很多进步文章的王稼祥，开始分析周围的一切，尤其是自己熟悉的青年人。他立志为谋求人类的幸福，去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给好友王柳华的信中说：

“我们村里在外读书的人也不算少了。不过这些人，不光无益于乡村，反而有害，这话怎么说呢？你看；到了寒暑假的时候，在外边读书的人们回家了，他们不是赌就是乱闹。这样，还能得到乡村人的信任吗？还有改造乡村的可能吗？唉，痛

心的很！柳华呀！自命为先觉的青年，而有这样的举动，怎能不令人伤心呢！柳华呀！你和我还算没有染着这种坏习气，愿以后保持这热血沸腾的赤心，去一改旧习，那才不愧做个二十世纪的新青年呵！请你不要笑我说大话，这都是我良心上不能不说的话呵。”

稼祥在六十三年前的慷慨言辞，很值得八十年代的我们深思，打麻将成风，赌博成灾，乃我们的不幸啊！

王稼祥没有“说大话”，于一九二四年底他掀起了学校中罢考的风潮，这是他进行爱国反帝斗争的初步尝试。

一九二五年，他“阅读了图书馆所有的有关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在书店买到的《新青年》、《响导》和《中国青年》”。这一年，他十九岁，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在爱国反帝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了。

圣雅各这样教规森严的教会学校也闹起了学潮，一向文静好学的王稼祥竟是带头人之一，这使他的父亲王承祖震惊万分，这时，稼祥小学时的英文老师查文梅喜爱稼祥的品学才貌，要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他。王承祖一心要管束住儿子，乘稼祥寒假回家，在一九二五年春节威逼儿子与查端玉成便婚。

稼祥拒绝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结婚，小心地指出父亲这样做完全是旧礼教、旧思想。父亲动员了稼祥的叔伯姑婶以及两个姐姐，轮番劝他服从父命。最后迫使他就范的是母亲的眼泪。她既同情儿子，又难违夫命，整天不思茶饭。“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母亲，稼祥成了几千年旧礼教的牺牲品。

回校后，对于这次婚姻，他万分痛苦，认为“没有恋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罪恶的”。他写了一封信给父亲说：“我要解除包办婚姻”，他以为总可以收点效果，哪知反招纠纷，堂叔惠周

听到这信的内容，立刻写信把稼祥父亲大大地谴责了一番，又讲了王稼祥的许多不是；不过王稼祥也回了一信，大大地辩驳了一下。

王稼祥写信给王柳华历述包办婚姻的祸害，决意挣脱封建枷锁，但他又同情大自己两岁的查瑞玉，认为“在今日的社会，妇女被离弃了以后，是极痛苦的。嫁人吧，没得人要；自立吧，没得能力。”他在准备抱“独身主义”抗议封建礼教的同时，也不无痛楚地关心端玉，说“离婚后，她的生活，我仍然是要代为维持的。在名义上，她还是个未被离弃的女子，可以不致招旧社会的苛斥。在生活上，她有了我代为维持，也不致有什么困难。她假若愿意再嫁，我自不干涉，她能独立，我自不多事。这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和方法。”

查瑞玉于一九二五年冬产后病逝。

生活的坎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并未使王稼祥屈服。他曾为自己的不幸婚姻痛苦，又逐渐地为同代人的命运痛苦，将目光、将身心投向社会和政治，下面是他给王柳华信件的内容：

“自然对人的不平等，夫复何言。我不是堂堂的人吗？为什么落入这可恶的环境呢？……”

“你不赞成我独身。不错，我自己也不赞成独身，但是自己的环境和社会的制度，把我逼上这条路，不由得我不赞成。你看社会阶级多么悬殊，经济制度多么恶劣，他们把人类的自由幸福剥夺尽了。富者骄侈，贫者凄楚，你若没有势力和金钱，你站在社会里是危险极了。……”

“要我不顾廉耻，抛弃人格，到社会里去鬼混，我又安心不下。……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了。”

一声长叹“唉”！深刻而形象地反映了十九岁的稼祥将革命作为终身寄托的思想过程。稼祥并非盲目“说大话”，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庄重宣告的。王稼祥勇敢地走向斗争的前列，从此厉行革命，终生不渝。

三、王稼祥和芜湖爱国反帝学潮

圣雅各学校规定“神学”、“圣经”为必修课，不管教徒或非教徒，礼拜天一律进教堂做礼拜，饭前、饭后要祈祷，考试又极其严格。除寒暑假外，平时一律不准外出，不准男女学生在一起交谈。校方与家长建立了通讯联系，学生稍不如意，立即写信告诉家长，促其管教。这些所谓严格的校规，曾赢得一些家长的称赞。学生中除一小部分人甘当“好学生”外，大部分人不满意校方这种严格的管教。

一九二四年底，学生为了表示这种不满，曾拒绝参加期终考试，不进考场。初步显示了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力量。但是这一学潮，毕竟还是自发的、盲目的、没有很好地组织行动，经不起校方软硬胁迫，不久，学潮便消声匿迹了。当时校方对学生采取的手段是：一方面宣称即日起进行补考，补考及格者继续升学，否则开除学籍；另一方面，又暗中降低试题标准，让大家都能得到及格，这样，学生就陆续被其分化了。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芜湖各界人士齐集于十三道门召开追悼大会。王稼祥和其他进步师生不顾校方多次禁令，冲破副校长庇得斯等人的阻拦，在校园内隆重举行悼念孙中山先生大会。深受同学们拥戴的稼祥被推选为学生代

表，并在悼念会上讲演。

稼祥平时文质彬彬、沉默寡言，讲演时却激情奔放、极有召感力，使同学们格外惊叹和佩服。他说：

“我们为什么要悼念中山先生呢？为什么对他的逝世感到如此之悲痛呢？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吗？是因为他当过临时大总统吗？不是。古往今来，多少个去世的大人物，多少个去世的政治领袖，并没有赢得人民的敬仰和拥护，人民并不悼念他。而中山先生，却有全国上下群众为之哀悼，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为我们民族的自由独立，为国家的富强昌盛，坚强地奋斗了终身，他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中国之改造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为人民造福的人，才是最伟大的，才能得到人民真诚的拥戴和敬服！…
…

“中山先生的遗言讲得很清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奋斗什么呢？革命要革什么呢？中山先生在他的《北上宣言》中讲了，就是对内要推翻军阀，使曹（锟）吴（佩孚）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承之人；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要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远绝迹于国内！…
…”

从听众的热烈反应中，稼祥也感到自己具有出众的口才，能将自己的真情实感乃至政治见解感染听众，从而更加坚定了改造中国的决心。四月二十四日，芜湖各界举行追悼中山先生大会，恽代英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的名义赶来作了长篇演讲，他指出教会学校是奴化教育的基地，号召青年们奋起救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大会结

束时，各界列队退出会场后，形成了一次颇为壮观的游行示威。

稼祥和圣雅各中学师生组成的队伍，一路高呼口号：

“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收回教育自治权！”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

“团结起来，奋斗救国！”

过了十几天，又逢“五·九”国耻纪念日，稼祥又和同学们停课一天，列队走出校门，汇入全市各界的爱国洪流。

“五·九”国耻日的示威游行是芜湖爱国反帝学潮的爱国日。斗争先在石桥港圣雅各初中开始。自十一日晨，全校大多数学生拒绝作祷告；“十三日晚祷告，全体顿足，地板轰作雷鸣”。他们还正式向校方提出了四条要求：

一、学校的各项活动应向省教育厅立案；

二、取消校方设置的圣经课；

三、取消每天的早晚祈祷；

四、取消每周做礼拜的制度。

教会学校向来不归我国教育部门管，对于这几条要求，校方拒绝接受，并于十八日这天请镇守使公署的参谋长及巡官、军警来校，开除带头闹学潮的甘天沐、孙佐华、江图瑜（又名江去疾）、宫成栋、宋治家等学生。

也就在这天下午，狮子山圣雅各高中部学生行动起来了。王稼祥建议斗争不能仅仅一哄而闹，要各部和各班同学之间建立联系，交流思想和情况，统一行动、团结一致，他从枕套中抽出几份《非基督教同盟特刊》让骨干学生阅读，借以提高大

家的思想觉悟，减少盲目性。《非基督教同盟特刊》是由共产党人创办的《觉悟》杂志的附刊，其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中国基督教徒应该觉悟了》、《基督教是“平等”和“博爱”的主义吗？》以及《一个教会学校学生写给友人的信》、《我在教会学校之经过》，稼祥都认真研究过。这些文章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来侵略我国的罪行。

美国人校长蓝斐然十分恐慌，即令当天全校提前放假，告示一出，全校哗然。稼祥和另外几位领头同学碰了头，当晚在饭堂召开学生大会，向校长提出两项要求：

- 一、将圣经课改为自由选学课；
- 二、做礼拜和作祈祷由学生自由参加。

稼祥等人很懂斗争策略，两项条件并非苛刻，能团结信教同学。大会推选十二名代表，由其中两人出面向校方交涉，稼祥是其中之一。

蓝斐然拒绝接受条件，再次强令学生放假离校。

于是，全校哗然，学生们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宣布罢课，并作出三项决议：

一、全校学生罢课。罢课期间学生不离校，由学生自治会统一组织自习和各项活动；

二、推选王稼祥、戴传霖和王世梁等四人为代表，到芜湖教育局说明罢课理由并陈述学生要求，以争取教育局支持；

三、以圣雅各中学全体学生名义，致函当地报纸，将学校风潮真相公之于众，并要求报纸给予舆论上的支持，进而取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援助。五月十九日上午，“该校循例打钟传呼学生上礼拜祈祷，全体学生无一应者”；稼祥见校长带人来

宿舍怒斥，便在走廊发一声信号，各寝室的窗口皆有破碎经书飞出，“随风飘舞，宛如落英缤纷”。

五月二十一日的芜湖《工商日报》全文刊载了圣雅各中学学生自治会给报界及社会的公开信（自治会下设文牍、干事、交际、会计四股，稼祥负责交际股），这封信是王稼祥十九日主持起草的：

“……教会学校为吾国教育界所弊病已久矣。其故有二。（1）侵犯我国教育之主权；（2）干涉学生信仰之自由。吾等作为教会学校学生，对此两者，宁不知之？关于第二项因属学生切身之痛苦，不能起而力争之，此最近吾校之风潮主因也。敝校（校方）干涉学生之信仰自由最甚者，莫过于强迫读圣经及强迫做祷告之事。学生等以信仰自由载在约法，读经祷告，何得强迫？遂于昨晚向学校提出要求，改圣经为选科，改祷告为自由，不料敝校长美（国）人蓝斐然，对于学生等要求，坚决不允，并宣布放假。学生等愤慨之余，一致决议‘决不出校，誓死立争，不达目地不休，贵报素主张公道，望舆论上之援助。……’

校方当权者不甘示弱，连夜通知学生家长，威胁要将闹事学生开除。稼祥针对校方的阴谋，在学生自治会上提出两点，一是加紧与外界的联络，团结各界同胞和各校同学，尤其是芜湖其他教会学校，争取获得声援和帮助；二是走访本地学生家长，发信向外地学生家长解释学潮的根源，揭露校方诡计。他们的活动取得成效，芜湖的萃文、育才等教会中学学生纷纷罢课，掀起了全芜湖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同时，皖省学联专门派出三名代表来芜湖支持圣雅各中学的斗争，上海非基督教同盟会派代表到圣雅各中学发表支持演说。